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66

1 Novem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六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日星期一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伊留埃卡

(巴拿马)

理事国：贝宁

洪加沃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倍勋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埃勒胡法里先生

巴基斯坦

阿洪德先生

巴拿马

里奥斯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夏尔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贝内特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6-81480/A

下午三时四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在理事会开始它今天的工作之前，我要向十月份期间老练地主持安理会工作的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大使表示感谢。在担任主席期间，阿洪德大使继续使理事会的工作在和谐中进行，这是可以同他今年所有的前任主席取得的成就媲美的。由于他外交上的熟练和他对联合国各程序及用法的透彻知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是做了极具建设性的工作。在他的许多成就当中，阿洪德大使通晓西班牙文，因此，我可以告诉他，在各种意义上说，他都做得非常“senorio(稳重老练)”——象是生来就这样。我相信我对阿洪德大使的赞扬是代表所有理事国的。同时相信，他会知道我是说的真话。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局势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18)

主席：埃及、以色列和约旦的各代表曾写信给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安理会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邀请他们参加今天议程上所列项目的讨论。

因此，按照惯例和宪章第三十一条及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提议邀请我刚才提到的各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理会面前的第S/12220号文件载有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信，信上要求安理会准许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辩论。

虽然这提案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的第三十七或三十九条提出的，

但是假如安理会通过了这提案，那末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这个辩论一举授与它的参加权利，和我们根据第三十七条邀请一个会员国来参加所授与的权利是一样的。

安理会有没有理事国想就这提案发言？

贝内特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我们盼望这个月在你主持之下的工作，我们还感谢巴基斯坦大使上个月在主持理事会事务中的辛勤。

主席先生，美国代表团不能同意你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并授予同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的一个会员国同样的权利来参加安理会辩论的提案。我们注意到，安理会曾在今年四决采取过这个程序，但是，我们继续认为，这是不符合议事规则的。

美国不反对理事会根据第三十九条授予巴解组织一个发言的机会；我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移序，也是过去三十年来在类似场合所使用的程序。

由于这些理由，美国要求将这提案付诸表决。

主席：如果没有其他理事国要在这个阶段发言，我就认为理事会已准备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 贝宁、中国、圭亚那、日本、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巴基斯坦、巴拿马、罗马尼亚、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反对： 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 法国、意大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 因此，提案通过。

我现在请想解释投票的代表发言。

吕德贝克先生（瑞典）：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说明，我们多么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的职位，在你执行非常艰难的工作中，我国代表团将向你提供充分合作和支持。

我们盼望着这一个在你主持之下的月份。

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热烈地感谢上月份主席阿洪德大使在公开的会议和协商中所主持的审议。

当瑞典在理事会的任期行将结束之际，我注意到，理事会的问题和困难情形每个月都在增加，对主席的要求每个月也都在加重。我们极其高兴地对阿洪德大使在过去一个月中主持非常难以处理和非常困难的谈判的作风表示赏识。

如今年一月十四日我国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所表示的，瑞典政府认为，承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民族利益，其中包括建立他们自己国家的权利，也就是承认他们有权在涉及其利益的国际辩论中表达他们的看法。这次辩论正好提供这样的机会。

瑞典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最有权威的代表，因此，瑞典投票赞成准许该组织向理事会提出其看法的提案。

瑞典代表团要强调一些时候以前瑞典外交大臣瑟德夫人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说的话：

“瑞典政府认为，解决〔中东问题的〕办法必须以安全理事会第242号和338号决议为基础。以色列和该区其他国家有权在安全和得到承认的边界内存在和保持完整。不容许以武力获得领土的原则必须得到尊重。此外必须坚决地确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民族利益一定要得到满足，这包括他们建立同以色列和平相处的自己的国家的权利。尤其重要的是，为了达成协议解决，必须毫不拖延地建立接触关系。”（A/31/PV. 29，第32页）

从这个发言，瑞典代表团注意到，满足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时候，必不能侵犯到以色列的存在和领土完整或危害到以色列得到安全和承认边界的权利

此外，我国代表团要清楚地说明，瑞典政府谴责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论这样的行动发生在什么地方。我国代表团要进一步指出，瑞典坚决反对一切想把犹太

复国主义同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划等号的企图。

最后，我们也要强调表示，安全理事会决定让一个不是国家的争端一方参加安理会的辩论意味着也要求该一方同意接受象会员国一样的责任，即尊重会员国的主权及完整，和在国际关系上停比威胁或使用武力。

瑞典代表团认为，鉴于巴解组织过去所作的方案和宣称中的某些部分，提出这些意见是适当的。

主席：谢谢美国和瑞典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奥文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重要职位，并希望你能成功地执行这一重大的任务。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向前任主席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大使对于他熟练而机智地主持上个月安全理事会的会务，表示感谢。

今天，安理会在美国代表的坚持下不得不对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问题进行表决，这在实际上或政治上确实是毫无意义的。

从实际观点而言，联合国已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代表。安全理事会已经四次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因此，此次表决是毫无实际意义的。

从政治观点而言，美国顽固地一再坚持表决这个问题是反面的坚持。人人都知道没有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参加，中东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解决中东问题主要的当事一方。美国越早了解这个真理越好。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按照安全理事会刚才通过的决定及依照先前的惯例，我现在邀请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特尔齐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我现在请将参加安理会审议的其他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和约旦代表努塞贝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是应载于S/12218号文件内的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理会主席的信里的要求而召开的。现在安理会要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埃及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主席，要向身为巴拿马代表的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凭着你的才干和明智的领导，你会使安理会的审议成功地结束。

我还要向巴基斯坦大使阿洪德表示热烈和由衷的感谢。

自从一九七六年五月安理会应埃及的要求，开会讨论由于以色列占领部队对阿拉伯被占领领土居民采取扩张主义、侵略和野蛮措施而造成的被占领区局势的日益恶化以来，只不过几个月。安理会的大多数会员国都很明确地在对以色列所采的措施表示遗憾。安理会主席曾代表大多数的会员读了一段声明，我要在此从这声明中引述几段，因为它们同我们今天的审议有很大的关系。主席的声明说：

“有人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的目前局势表示深切忧虑；也有人对于这些领土人民的福利表示关怀。

“关于战争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对于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也一样适用。因此，要请占领国严格遵守该公约的各项规定，避免采取和废止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措施。因之，对于以色列在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采取的变更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的措施，特别是殖民点的建立，表示遗憾。

这些措施虽然并不能预断寻求和平的最后结果，但却构成寻求和平的一种障碍”

(S/PV. 1922, 第2 - 3页)

安全理事会又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决定继续密切注意这种局势。根据该项决定，埃及要求召开安理会的这次会议，来讨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由于以色列当局对占领区居民不断实行镇压行动而造成的危险局势。

自去年五月安理会会议和其主席发表了声明以来的情形是怎样？以色列有没有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规定？答案是没有。以色列有没有避免采取并废此违反这些规定的措施？答案是没有。以色列注意到安理会大多数会员对以色列在所占领阿拉伯领土内采取变更人口组成或地理特性的措施，特别是殖民点的建立，表示的遗憾了吗？答案是没有。以色列注意到大多数会员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预断寻求和平的最后结果但却构成了寻求和平的一种障碍的意见吗？答案是一个肯定的没有。以色列政府继续有计划地、继续不断地违反这个声明所提到的各点——更多违反日内瓦公约的事件，在占领区里建立了更多的殖民点，逮捕和放逐了更多的无辜人民，没收更多土地。拆毁更多房屋等等。真是举不胜举。

在五月会议之前，安理会还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举行了几次会议，讨论以色列的这种行径和措施。安理会的所有会员除了一个外，都同意一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注意到以色列这种固执的政策，目的是在改变占领区的物质环境、文化、人口和宗教特征，并要求以色列停止没收或侵犯阿拉伯人的土地和财产，停止建立以色列殖民点。在该决议草案内，安理会的十四个会员国还同意继续注意这一局势的发展，以便在情况需要时再行开会。

安理会屡次对于中东局势表示了它的注意和忧虑，并对以色列对于邻国的攻击，谴责了几次。

安理会还在第298(1971)号决议里对以色列不尊重联合国过去关于以色列意图影响耶路撒冷市地位所采行动的各项决议表示惋惜；并且“再度以最明白确定的

语气申明以色列所采变更耶路撒冷市地位的一切立法与行政行动，包括土地和财产的征用，人口的迁移及意在并合占领地区的立法等，均一概完全无效，且不能变更此种地位”。

安理会对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政策不仅在该决议里表示遗憾，在它谴责以色列未能遵守先前各决议，而促其立即予以实行的关于圣阿克萨清真寺的第291(1969)号决议中，也做了这样的表示。

我可以列举许多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行动的安理会决议和无数大会和人权委员会的决议。我要证明的是以色列一贯以不睬和藐视把它建立起来的本组织作为一项政策。对于以色列这种不睬和藐视的一贯政策还有人会有丝毫怀疑吗？我想是不会再有了。如果是它还有朋友的话即使是它最好的朋友也不会怀疑了。这里只需要提一些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决议里谴责的以色列的政策和措施就够了。大会特别提到以色列的措施如下：

- “(a) 兼并占领领土的若干部分；
- “(b) 在占领领土内设立以色列人殖民区，并将外籍居民移入占领领土；
- “(c) 毁坏并拆除阿拉伯人的房屋；
- “(d) 没收和征用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财产和从事涉及一方为以色列当局、机构或国民，另一方为占领领土居民或机构的其他一切取得土地的交易；
- “(e) 把占领领土内的阿拉伯居民撤出、放逐，驱逐、流徙和迁移，并否认他们有回返的权利；
- “(f) 对阿拉伯居民实施大规模逮捕、行政拘留和虐待；
- “(g) 掠夺考古和文化财产；
- “(h) 干涉宗教自由、宗教礼拜以及家庭权利和风俗习惯；
- “(i) 非法开发占领领土的自然财富和资源并剥削其居民。”(第3525(XXX)号决议)

我们只能说，直到今天以色列当局还是在肆无忌惮地实行这些政策。尽管以

色列代表可以否认这些政策的全部或一部分，但是对这种否认最好的答案也见这同一决议。大会在这一决议里，大会对以色列继续不许特别委员会进入占领区以便其可以将调查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表示遗憾。这当然同以色列要隐瞒它在占领区的这些罪行的政策是一致的。

让我再把以色列在占领区侵略政策的各个方面以及促使埃及要求召开这次会议的占领区内的最近发展详细点说一说。这些不同的方面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点：第一，以色列完全无视于人权和历次的日内瓦公约；第二，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殖民点；第三，以色列非法开发和掠夺占领区内的自然资源；第四，以色列煽动和纵容对基督教和回教居民的宗教仇恨。

让我再略述一些关于这些不同方面的细节。这种政策的第一方向，即完全无视于人权和历次的日内瓦公约，这是以色列行为的一个永远不变的整体部分，安全理事会本身就已为这个方面忙过不少年，并且早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就表示过它的忧虑了。安理会在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一致通过的第237(1967)号决议里要求以色列政府“确保军事行动地区居民之平安、福利与安全，并便利自战斗行为发生以来逃离此等区域之居民返回故居”。

无须说，以色列并未尽到这一份义务。以色列在破坏基本人权方面的记录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种记录在近年来却更是达到了顶点。

象征人类在协调各国间关系的迟缓进程中一个里程碑的历次日内瓦公约，不但被以色列置之不理，更坏的是，反被它以国家安全和主权为名，用作了挡箭牌。这反映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分发的联合国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内，该报告说：

“特别委员会已经得到的证据反映出以色列政府的政策旨在逐渐地、有系统地消除巴勒斯坦人在几个被占领区的每个痕迹，以便根本改变这些地区的环境特征和人口组成。”（A/8389，第72段）

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第二十七条说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

我担心过去几个星期在加沙和西岸被逮捕的大批人民将要会受到同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逮捕的其他数万人遭受到的一样的噩运，除非世界的良知对此种非人道的虐待表示痛恨，迫使以色列当局停止这种措施。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政策的第二方面是没收阿拉伯人在这些领土内的土地，在上面建立以色列人的殖民点。

在这方面，让我提提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也就是大约两周前以色列官方电视大暴内幕的报导，报导说：

“今天公布了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殖民司所拟准备由犹太复国主义世界大会通过的五年殖民计划的要点。计划包括建立55个殖民点，其半数在绿线以外。除其他事项外，计划提议在萨马里亚山坡建立三个新殖民点，其中之一在马沙阿拉伯村庄附近，准备由古什·埃穆宁的成员来进行殖民点。计划已呈送总理和殖民事务部长委员会的成员。”

以色列这样危险的扩张主义政策被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华盛顿邮报》正确地形容为一个定时炸弹。但它已不是一个新鲜东西了。事实上，在一九六七年的侵略行动后，以色列当局立刻开始了在被占领土上遍设以色列殖民点的计划。以色列前总理梅耶夫人于一九七一年十月声称说：

“我们的边界是以沿边界居住的人民来确定的，我们如果撤退，边界就跟着我们撤退。”

然而，奇怪的是，这种毫无保留的掠夺土地的政策，以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殖民的以往历史来看，是完全无法伪装或使人误解的，但在当时或在一九七三年

十月战争以前的六年期间，却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评论。不过，也有人表示了意见了——象罗素在一九七〇年逝世之前曾抗议巴勒斯坦无辜人民的流离失所，他问道：“世界还能让这种蛮横残酷的现象继续多久？”。阿诺德·汤恩比教授就表示，没有理由无视于阿拉伯人的目标，而宽恕以色列的行为。

有一段时间，以色列人还掩饰他们的行动，很小心地使它们不会引人注目。但现在他们甚至连隐藏他们建立以色列殖民点、赶走被占领土的大批居民的目标的样子都不装了。以色列官方电视上的最近声明是在别的以色列政客的声明之外的又一明证。

又如《以色列邮报》最近报导说，以色列政府决定在西奈建立的新殖民点中，有一个将保留给来自南非的移民，以色列移民局在南非的买办现正准备登记有兴趣移殖到该地的人。好象以色列当局还不满意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和政策，还想把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主义引入被占领土，引进西奈。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可怀疑的。只要看沃斯特先生在受邀访问宣布比勒陀利亚和特拉维夫同在一根轴心时，特地去西奈一趟，表示他对这两个政权之间发展中的关系的赞美，就不问可知了。

我以前曾经告诉过安理会有关以色列在西奈殖民的政策，特别是它计划在阿拉里什附近深入埃及领土处建一座大城并附带有深水港和工业区的计划。以色列不顾联合国以及许多国际组织和甚至一些认为这种政策是和平道路上的阻碍的它的朋友的警告，仍然继续这种扩张主义的政策。以色列预备在西奈建造的这个城已从规划阶段到了开工阶段。《犹太周》杂志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七日报导：

“按照施工方案第一阶段应建成的350幢公寓中，已经完工了185幢，等候住家迁入。雅密”（这个城的名称）

“计划的规划和筹资是由住房部与犹太民族基金合作进行。住房部现在正在为这个城筹划初期的基本设施工程。”

《犹太周》该文的作者继续说：

“我得说一句，我对雅密很有兴趣，因为它是我所见过人人相识的城市中唯一完全够格的一个。这要归功于原在此地的忠诚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移民的密切合作，一起为他们自己所谓“真正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理想”的共同事业在努力。根据政府的一项决定，除了现有的550幢房子外，在雅密还要增建1,000幢住房。此刻，犹太民族基金就正在为这些预备兴建的房子筹划初期的基本设施工程，真正开工则要到下一个预算年度。”

这些只是以色列政府为实现其计划正在进行的部分措施。因此，它在西奈没收了40,000杜努姆的土地，赶走这些土地上的阿拉伯居民，而让新的殖民者移入。它还在沙伊赫枣伊德和阿布塔维拉地区没收了大面积的土地，赶走了这些土地上的25,000名居民，使加沙和西奈之间建成的殖民点可以连成一气。以色列移民局局长说过，该局与以色列军队合作，可以建立起足够吸收新移民的新殖民点，并说该局计划赶走拉法赫和西奈北部的伯都安居民，没收13万杜努姆地，在该两地建立起新的殖民点。

以色列国防部长在五月间说，必须按照以色列内阁所核准的计划，把以色列殖民点的数目增加一倍。以色列住房部长在一九七六年二月说，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把力量集中在沙姆沙伊赫区，它已在西奈的圣凯瑟琳寺院附近建了一座火车站，并且开始在托尔和沙姆沙伊赫之间修建了一条管道。

甚至连一些以色列人对他们的政府在被占领土上建立殖民点的政策是否明智，也表示了怀疑。这些人中有耶希亚胡·莱博维兹先生，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份的以色列《展望》杂志上写道：继续占领自一九六七年以来所占领的土地，会使以色列成为一个不容于二十世纪的殖民统治者，从内部来腐蚀以色列的社会。

他说，目前的情形是在以色列的犹太人自趋毁灭以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永远建筑在恐惧之上。接着他忠告他的政府越快越好撤出所占领土，以纠正这种发展，使和平可望来临。

当我们把这个明智的忠告与以色列领导人傲慢自大的声明作一比较时，真是个

莫大的讽刺！下面是仅在今年所作声明的一些例子。

第一，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耶路撒冷邮报》和《国土报》报道国防部长说，只要不使阿拉伯人无法生存，以色列人有权移居到西岸的任何地方。第二，四月二十二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拉宾先生说，“殖民点一经建立以后是决不再把它拆毁的。”在这次演说中，拉宾先生保证以色列政府今后准备特别努力加强和扩张沿约旦河岸的以色列殖民点。

第三，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佩雷斯先生说，以色列将在西奈的一个绿洲上另建一个新的殖民点，作为以色列在西奈的一个新发展区的一部分。

第四，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国土报》报道了关于由所谓的占领区殖民事务部长委员会所核准的一个计划，该委员会主席为建殖民点不管部部长伊斯雷尔·加利利。这个计划是由以色列集体农庄委员会所拟出的，预定在未来两年内，建立29个殖民点，13个于一九七六年底前完成，16个于一九七七年底前完成，其一部分地点如下：戈兰高地九个；约旦河谷三个；耶路撒冷以南伯利恒以西二个；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二个；在加沙和西奈四个。

第五，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三日，外交部长阿隆先生说，殖民点一经建立，就不会再把它放弃的。他又说，“我建议，我们不必再谈我们不会搬离的地方，而致力于在关键地区建起一些殖民点，使人家无法把我们那些地方赶走！”

第六，一九七六年五月七日，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殖民部总干事阿德莫尼先生说，自从一九六七年来，已在被占领土建起了64个殖民点。

最后，十月十四日《晚报》报道说，内政部正在考虑对沙姆沙伊赫的以色列殖民点授与市的地位，该报另一报道说，要在阿拉里什附近称作纳哈勒哈鲁维特的地方建立一个殖民地。

这些只是以色列领导人的部分声明，以及以色列报纸所报导的部分消息，除了

这些声明之外，当然还有暴行、压迫、逮捕、拆毁房屋、拷打等事件，这些在以色列自己的报章上也有过报导。

当以色列当局发现，使用武力并不能抑低阿拉伯居民的抵抗时，就改用了经济压力和敲诈，一九七六年七月在西岸和加沙强加所谓的“附加值税”，迫使商人就范。当然，这种作法激起了罢市、示威以及与军警的冲突。许多示威者遭到逮捕，实行戒严，以色列军队还强行封了许多阿拉伯人的商店。这种经济压力和敲诈的另一例子是比雷赫中学一名教员弗洛林达·拉哈姆仅因为参与了学校的“罢课”在被判四个月缓刑后，遭到停职以及减薪百分之九十的处分。

因为以色列军警的严刑拷打而造成若干犯人死亡的事例，也时有所闻。有的是已经揭露而为大家所知道的。有的仍被以色列当局保密。今年三月，三十四岁的梅丹·哈桑·阿卜米尔被殴打成伤，因复骨折和内出血而死在医院，来自沙尔菲特的四十岁的阿哈迈德·达得豪尔在被带到图勒卡姆审问途中被保安部队殴打致死。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耶路撒冷邮报》和《国土报》报道说，一名来自那布卢斯的被行政扣押的人被以色列军队殴打致死。以色列殖民者也参加了这些暴行。例如，以色列殖民者从哈利勒附近基里亚特阿尔巴殖民点绑架了一些巴勒斯坦的少年，把他们脱光了衣服关在围栏内让野狗咬。

我已经提过过去几个月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大规模捉人的事件。据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六日《国土报》所发表的一段红十字会的报告说：当其时，以色列监牢中所关的阿拉伯人数就有3,200人，实际数字必然更高。当示威者，通常都是未成年，被捕后，往往便是接二连三的夜审。让示威者没有寻找法律辩护的机会。在许多情形中，甚至连他们的父母也不通知。对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处以巨额罚金，且不给予以监代缓的选择，因此，罚金成为他们父母的沉重负担。家里无钱交纳，父母就被抓进监牢。

以色列在被占领领土政策的第三个方面是非法地开采当地的自然资源，这是大会深切关心的一个事项。以色列当局的贪婪十足，不顾任何环境或经济上的考虑，

使它执行了一种将所占领土的自然资源罗掘一空的计划。

这一政策的第四个方面，也是最危险的方面，是挑起以色列极端分子对这些领土上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居民的宗教仇恨。过去安理会也几次处理过这个问题，但过去几周来，以色列当局更变本加厉，如果不是鼓励，也是在纵容那些狂热分子极端分子的行动，特别是那些现在定居在哈利勒城的分子，那些人横行霸道，故意破坏，他们撕毁、焚烧圣书可兰经，有意挑起被占领土上的伊斯兰教徒、事实上整个伊斯兰教世界的反感。他们还企图否定伊斯兰教徒在哈利勒的伊卜拉希米寺院内礼拜权利。这些不幸事件都是应该由以色列当局自己负责的，因为事件的发生完全是因为以色列决心要在哈利勒城及其附近建起以色列殖民点，和它让狂热的极端分子在以色列军队的保护下占领这些地方而引起的。

城里的伊斯兰教徒当然不能袖手旁观，眼看他们的宗教圣地遭受亵渎，因而出来示威抗议，但总是毫无结果。正如《纽约时报》及其他报章最近所报导的，以色列当局一如既往，唯一的答案就是抓走许多人，并且在这个城以及许多其他城市实行戒严。就是以色列当局也不能不承认，在莫谢·莱文杰教士的领导下的来自基里亚特阿尔巴的以色列殖民点的狂热分子的行动，是引起这些不幸事件的主因。尽管以色列在城里下了戒严令，占领当局还是毫不迟疑地容许莫谢·莱文杰教士在城里发动他狂热的信徒出来示威。在示威时，他当着以色列国防部长本人的面，向信徒们演讲说：“希布伦是我们的；纳布卢斯是我们的；杰里科是我们的。”甚至连《耶路撒冷邮报》也认为莱文杰教士的做法太过分，对以色列不利。该报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社论中说：

“必须认识到，在希布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有一个多月了，这主要是由于如国防部长希蒙·佩雷斯自己所说的，基里亚特阿尔巴殖民者在莫谢·莱文杰教士的不幸领导下，彻头彻尾的挑衅行动所引起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五日的《国土报》说，莱文杰教士及其同伙成功地把希布伦从一个相当安宁的小城变成为暴乱的中心，把阿犹冲突变成为着眼于宗教仪式冲突的

两种信仰之间的战争。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的《纽约时报》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报章杂志和政客们呼吁镇压莱文杰教士目无法纪的行动，拉宾先生还是慢吞吞地不着急。该报说，以色列的政客们认为，因为总理不愿意失去全国宗教党的选票——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政策。看到那些应当宣讲和平、友爱和容忍的宗教领袖却是在宣讲仇恨和不容异己，真是一件令人悲哀和不安的事情。

我们阿拉伯人为什么要对这些行为这样深恶痛绝？因为，根据原则和信仰，我们反对任何宗教不容异己的态度，不管它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或犹太教。不论它在什么地方，我们不能宽容极端主义分子的做法，因为我们对于这三种宗教是都敬仰的。

以色列在被占领土这种令人苦恼的政策，并不是在真空状态，或没有一个蓝图或没有一个研究周详的计划和政府的指导原则下进行的。以色列政府的意图是大家清楚的，但其中有一个官方计划在最近受到了舆论的注意：这是个叫做凯尼格备忘录的秘密文件，是由以色列内政部一名负责处理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问题的高级官员凯尼格先生提交总理办公室的。这个文件，据以色列政府自己说，使它感到一些窘迫，不是因为其中的内容，而是因为它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注意。凯尼格先生的许多建议，不论是对于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或是对在被占领土的居民的，都已成了以色列的标准政策。但在此仍值得详细谈一谈这份秘密备忘录中的一些内容，我逐字引述其中的文件。凯尼格先生写给拉宾总理的信中，除其他外，提出：

第一，建国以来，国内的残余阿拉伯人民失去了领导成为必须迁就其所处现实的少数民族，那便是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对所有邻国都处于战争状态并须证明其确有力量对抗这些邻国的犹太国内。

第二，最令人担心的现象之一是一般犹太人对阿拉伯公民的失却耐心；在有些情形中，敌意是很明显的，任何的挑衅行动都可能引起一种无法解释的爆发，结果

将会在以色列、并且特别在外国造成不利的后果。

第三，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每年百分之五点九，而犹太人的自然增长率则为每年百分之一点五。这个情形在北部特别严重。依这个比率下去，到一九七八年，阿拉伯人将占到该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

第四，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不再是逆来顺受已经几次发动过民族主义的示威。

第五，他提出了下面这些建议：

在阿拉伯人口显著地快要追上和比犹太人多的地区，深入扩大犹太人的殖民点；审查冲散现有阿拉伯人口密集点的可能性；实施国家法，在国内许多地区限制阿拉伯人“建起新的”定居点；

对以不同方式对国家或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敌意的领导人和定居者实施奖惩政策；

尽一切力量，使所有犹太复国主义政党对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问题上取得一个举国一致的意见，以免内部的政治纷争；

在上述关键地区，与获有“核准投资”头衔的公司当局，作出适当安排，使受雇的阿拉伯人员数目不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着令税务当局立即采取办法，加强收税工作，严格执行，不可偏差；

特别是在北部，与各种消费商品的总经销商，达成协议，以牵制和减少阿拉伯商人的作用。借以减少犹太人、特别是在紧急时期，对这些商人的依赖；

要求政府想出一种办法，以抵销阿拉伯人所得的“子女众多”的补助金，不是在办法中另加一项经济状况的条件，就是把这一补助金的核发工作由国家保险体系转移到犹太机构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使这种补助金只以犹太人为对象；

尽量设法使各中央机构多给犹太团体或犹太个人以优于阿拉伯人的优惠待遇；

把阿拉伯大学生的入学标准订得同犹太学生不相上下，奖学金的核给亦同。认真执行这个规定就能产生自然淘汰，大大减少阿拉伯学生的人数；

方便学生出国留学而限制其回国和就业；这样的政策当可以鼓励他们的移住国外；在阿拉伯人街道区增派各种警务和保安人员，以对付极端分子和可能被拖进暴动和示威的人。

这是凯尼格先生提交以色列总理的备忘录大纲。他在提出这份备忘录后又提出了另一个备忘录，除强调他建议的重要之外，又提出了其他建议。

一看这备忘录，会使人以为这是纳粹政权时期戈林或戈培尔的大作，但不幸的，它却是以色列人照着行事的一个蓝图。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以色列的《新消息报》说，与总理接近的高级人员非常重视凯尼格报告。以色列电台于九月八日以希伯来语广播说，内政部长约瑟夫·伯格博士对文件的反应是，他说他对伊斯雷尔·凯尼格有完全的信心。《话报》发表的意见最坦白，它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报上这样说：

“凯尼格报告可以用一句话来包括。它预测了我们兼并西岸和加沙地带所会发生的事件。把文件中的‘加利利’换成‘加沙’、‘犹太’换成‘萨马利亚’就一目了然了。”

《话报》继续说：

“教育部必须复印这份备忘录，通令各校作为必读教材，外交部也应尽快送一份给赫佐格大使，以便他可以向联合国提出。”

备忘录本身就够清楚了，每个人都能清楚了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政策各个方面，用不着我在此多费唇舌。

我可能占用了安理会太多的时间——我对此感到抱歉——但实际上，这是为传达一个非常具体而严重的通知所不得不然的。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作法只是一些事实的现象而已。这些事实中的头一个是以色列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对阿拉伯领土继续占领，强硬拒绝国际社会立即从所有被占领土撤出的呼吁。

第二个事实是以色列拒绝承认，巴勒斯坦人民自决和建立他们长期以来所丧失

的自己的独立国家的不可剥夺权利不能得到满足，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该地区就不会有和平可言的事实。

第三个事实是国际社会空谈中东和平，但对于《宪章》有关规定的执行，却是漫不经心。

我相信，安理会理事国现在对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人民政策的规模以及它执行这些政策所采措施的压迫性和侵略性，已有了详尽的认识。这里让我引一段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在大会上的讲话，他说：

必须使以色列了解，除非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确认，除非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得到归还，否则中东就不会有和平。假如以色列相信时间对它有利、相信它能说服一些人，巴勒斯坦人并不存在，它可以控制或消灭他们，那么它只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在希布伦和西岸发生的事件，无辜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以色列占领军队手下流的鲜血，向全世界证实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立场和他們要回到自己的家园、在巴勒斯坦享受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决心。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是否承认，就是考验以色列是否真正希望同邻国和平共处的最主要的一个关键。（A/31/PV. 31 第七页）

埃及还认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所作的一切改变以及它对这些领土自然财富和资源的非法掠夺，都得唯以色列是问。虽然这些改变和措施都是无效的，究竟还还是构成了和平解决的障碍。不但危害到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危害到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这就是为什么埃及要求安理会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不只是言谈而已，它反映了被占领土的真实情况。希望以色列能够从过去吸取教训，希望以色列的朋友们，能够对它施加压力，悬崖勒马停止这些政策。

时间是很迫急的了。世界得不到和平，就会有一次夺回《宪章》所规定确并为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所支持的权利的全面解放战争。

安全理事会必须担当起作为本组织最高机构，捍卫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向

以色列表示出它对这些政策的谴责，表示出它相信这些政策危害到和平与安全，如果以色列继续这样冒险，世界是不会坐视的。

主席：我感谢埃及代表向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我想告诉安理会，我收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来信，要求根据宪章有关条文的规定，邀请他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和安理会的惯例，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提议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就这样决定。

鉴于理事会议席有限，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在理事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想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在理事会会议厅旁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请下一位发言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发言。

特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先生，请让我向你和投票赞成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参加理事会这次辩论的代表们表示感谢。作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我有幸向你，巴拿马人民的代表，表示和保证，我们声援贵国人民把巴拿马从所有和任何形式的外国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斗争。这只是回报巴拿马人民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声援。

安理会今年三月开会“审议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最近发展所引起的严重局势”，五月又为了同样的原因召开了会议。今天，安理会再度在今年内开会审议“以色列继续对阿拉伯被占领土居民实施镇压措施在当地造成的危险和爆炸性局势”。

前两次，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都宣称，它

“……深信，安理会履行其作为一个受委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的责任时，不会以表示严重关切为满足，而将行使《宪章》授予它的权力，行使处理这种局势的权力。我们确信，安理会将实行治本，追寻造成那些事实的真因，而不仅解决当前的局势及其造成的后果。”（S/PV. 1893，英文本第28页；S/PV. 1917，英文本第3页）。

三月，美国政府代表斯克兰顿先生说：

“因为今天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一些事件，是可悲的争端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来，安理会总是不时的要审议这个争端。”（S/PV. 1896，英文本第32页）

然后，他继续说：

“只要这种局势持续下去，这种紧张状态和间歇性的暴乱都会继续下去……”（同上，英文本第32和33页）

我们感到很遗憾，至今仍没有人做任何工作，来避免再度发生暴乱，也没有做任何工作，来处理这个祸害的原因和根源，局势仍然没有改变。占领部队仍然继续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家乡，对它们实施歧视和镇压的野蛮政策。占领和压迫必然激起反抗，这是不变的真理。生活在外人统治和外来控制下的人民有权，也有责任起来抵抗，包括武装抵抗在内。这是联合国大会所支持的权利，索韦托人民和希布伦人民都要行使这项权利。

一九七六年三月，美国政府代表极力赞扬“以色列小心翼翼地管理耶路撒冷的圣地”并认为这种管理“大大减轻了那里的紧张状态。”

我确信，斯克兰顿先生——我也确信他将要理解到这一点——现在要重新考虑他的发言了。我应当紧接着说，我在想这次在希布伦应该实施的，和在圣地应该实施的一样管理准则。我指的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二十七条的条文。该公约第二十七条，附其他事项外规定：

“被保护人的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在希布伦的行动——我们在这里只是把希布伦当作一个例子——，完全不顾该公约的规定。然而，法西斯分子难道曾经尊重过任何公约？

让我们一起检查一下该地的局势。但在这样做之前，让我们停一下，先看一下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通过的决议，它的部分案文如下：

“大会，

“……

“1. 宣布以色列当局为改变哈利勒城内易卜拉欣清真寺寺院内的制度结构和宗教成规所采的一切措施，均属无效；

“2. 要求以色列立即取消和停止所有这种措施；”（第3525D(XXX)号决议）

在这方面，我要提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第八号决议。在该决议中，会议：

“重申关于在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目前的情况，呼吁这个公约的签字国加以执行，迫使以色列执行这个公约并停止所有违反这个公约的行径。”（A/31/197，英文本第118页）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完全不顾世界舆论和国际社会的关切。紧张的情况在被占领地区继续存在，并造成了最近的局势和事件。然而是什么激起了当前的局势？本·阿扎先生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五日《“犹太纪事”周刊》上宣称：

“希布伦的亵渎事件虽然令人惊骇，却是从基里亚特·拉尔巴来的移民长期挑衅所引起的，这些人不把当地的阿拉伯人当作人类看待，决不是清白无辜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耶路撒冷邮报》驻以色列议会记者阿谢尔·沃尔菲什先生报导，梅纳汉·哈克亨先生代表联合党——以色列议会的一个集团——发言说：

“表示希布伦事件可能是由于（以色列）政府纵容触犯法律和秩序的基里亚特·拉尔巴和费什·埃芒尼恩支持者所造成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犹太新闻》以“以色列新闻摘要”的标题刊登它的记者的一篇报导如下：

“赎罪日前夜，希布伦当地的阿拉伯人毁坏了列祖坟墓内的羊皮犹太经卷轴和其他物件，据说是为了报复一天以前对圣陵的穆斯林部分的可兰经的亵渎。”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犹太法学博士乔纳森·马乔雷特在伦敦《犹太纪事周刊》上写道：“希布伦狂热分子招致危险”并证实“因为犹太人亵渎了一个穆斯林圣地，所以一个犹太圣地也被亵渎了。”

人们感到奇怪。几个月之前，安理会忙于应付由于亵渎耶路撒冷阿什沙里夫清真寺所引起的严重情势。现在安理会又着手处理由于亵渎希布伦易卜拉欣清真寺所引起的爆炸性情势。这些事件难道是自发的吗？当然不是。

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不顾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不顾美国政府一再的主张——不论是在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或是一九七六年三月的——仍然继续推行它们的征用政策、继续兼并土地和继续对巴勒斯坦人民采取镇压措施。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申明以色列政府的决定，他说：

“希布伦山地区可以设立两个大型都市殖民点，一个设在希布伦，是阿拉伯人的，一个在希布伦以北，设在基里亚特·拉尔巴，是犹太人的。”

根据八月二十六日《纽约时报》的报导，两天后，八月二十五日：

“二十名好战的犹太人，其中多数挥舞着美国护照，在希布伦一个被宣布为禁区的弃置犹太医院示威之后，被以色列军事当局逮捕。”

但是，以后对他们采取了什么行动呢？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行动。

在被占领领土设立殖民点这件事本身就是违约的行为，但是加上移民的所作所为，局势就变成爆炸性的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道：

“在西岸希布伦镇，一名犹太教教授因为用枪强迫一名穆斯林教士，要他拆除一个由暴动的阿拉伯人所设的石头路障而被起诉。犹太人因为在希布伦挑起犹太—穆斯林冲突而被以色列领导人起诉，这还是第一次。”

这正是应当采取某些行动的时候，至少也要装装样子，停止新殖民者对生活在外来犹太复国主义统治和外国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挑衅行径。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犹太电讯社在其每日新闻公报中报道说：“七十四名阿拉伯人被控褻渎。”该通讯社报导，特别警察小队强调，继起的暴乱可能是预谋的。继什么而起？由谁预谋？

同一份报导说，三名基里亚特·拉尔巴移民被拘留，以便讯问发生在褻渎列祖坟墓之前的有关事件，据指出，先发生的事件的结果是“发现一份被毁坏了的可兰经被丢在坟墓的地上。”

这些事件当然是预谋而不是自发的。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在希布伦镇中心开火。基里亚特·拉尔巴移民在希布伦市附近举行了示威。当希布伦的阿拉伯居民想制止示威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移民以开枪回报。移民被鼓励移入希布伦镇中心。在这“事件”发生前几天，即九月十三日，犹太复国主义宗教事务部长易茨哈克·拉斐尔曾要求让犹太人移居希布伦——并非仅仅移居在邻近的基里亚特·拉尔巴。难道这种要求不是打开绿灯，让基里亚特·拉尔巴的

移民移入希布伦？

所谓的管理当局又采取了什么行动？据报导，从基里亚特·拉尔巴来的领袖莱文杰留在家中，军队不能——或更确切地说不肯逮捕他。

让我提醒安理会，最近这一次的“亵渎”穆斯林清真寺事件只是犹太复国主义占领部队一长串“亵渎”事件中最新的一次，它们可以追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攻击清真寺的事件。当时，戴扬将军拒绝了该市居民的反对意见，并威胁要把市长和其他领导人驱逐出国。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五日，犹太复国主义占领军毁坏了该清真寺的东门，三天后，爆破部队炸毁了萨拉丁所建邻接该清真寺的冬墙和其他部分。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犹太人强行冲入圣堂，把羊皮犹太教经卷放在那里，并举行宗教仪式。其后，犹太复国主义军事当局在那里设立一个军事哨所，把穆斯林教徒逐出圣堂的一部分，并把它变成一个犹太教堂。一九六九年五月，犹太复国主义者夺取了叫做易卜拉欣的那一部分，把它变成一个犹太教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西岸军政长官的率领下，犹太人进入圣堂，吹起号角并举行宗教仪式庆祝。穆斯林教徒则被逐出该地区。犹太复国主义者逐步攫取易卜拉欣、雅阿奎比耶和阿萨等一大片地区，而穆斯林教徒则被禁进入圣堂的这些部分。当局以安全措施为借口，设立了栅栏，把已到手的部分分开。这些新伙伴在圣堂里所占的份额也有计划地逐日扩大。这种事态发展必然地要造成目前的严重局势。

我只提起少数几个报导来表明，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下的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是占领本身所导致的，也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野蛮行径所直接造成的。

我们已经提请注意行凶作恶者所受的优待，这些人破坏和平，并用枪向和平的居民进行挑衅。然而，占领当局对这些犯法和挑衅行动的受害者采取了什么行动？

人们马上会想到补偿问题。然而，以什么方式补偿？在穆斯林圣堂亵渎事件

揭露后不久，就引起了希布伦的巴勒斯坦人出以报复形式的冲动性反应，结果整个希布伦镇的人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当局实施了宵禁。难道这些措施会是为了保护居民，使他们不再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攻击？

十月三日，《纽约时报》有如下的报导：

“对阿拉伯一方来说，军事当局对犹太法学博士莱文杰——他是基里亚特·拉巴犹太移民的领袖——的行径反应温和，和他对禁令的藐视，都证明了双重标准的存在，一个标准适用于西岸阿拉伯人，也就是指巴勒斯坦人，另一个标准适用于非法的犹太移民。”

五十名希布伦阿拉伯人被逮捕和拘留。当局设立了一个特别警察工作队，来调查这次所谓的事件。当以色列部队干预时，有六十名阿拉伯人受伤，其中四名需要留院治疗。

《纽约时报》引述希布伦市长法赫德·卡瓦斯梅先生的话，他说：

“平等待遇的问题主要在于法庭制度方面。埃芒尼恩集团的成员中有多人出入行走，携有武器，他们在希布伦阿拉伯市场区示威了三个月，使当地人民对他们的武器感到紧张不安，……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惩罚不一样。”

卡瓦斯梅市长提到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惯用的伎俩，就是他们在阿拉伯希布伦示威时，一边跳着舞，并且说“那个教派的成员将在法庭上说，‘我当时在跳舞’，法官会说‘跳舞不是犯罪行为’”。

哈尔霍尔市长穆罕默德·哈桑·米尔汉提到犹太复国主义移民的行径和特拉维夫当局的反应，他说：

“以色列官员一直对我们说，他们反对这种行动。让我们看见言语化成行动，我们才能看出他们是否心口如一。”

实际行事却是，一名以色列平民疾驰而过哈尔霍尔镇，开枪打伤了七名阿拉伯青年。据《纽约时报》报导：

“十七岁的哈特姆·米尔汉是受害者之一，他被击中腿部。他说他不知道谁向他开枪，当时他正运牛奶到父亲的店里去。另外一名受害者说，正当他把葡萄运到市场去的时候，来了一辆挂着以色列牌照的小货车，在路旁停下，车里坐着的三个人中有一个开枪，然后货车就开走了。”

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对希布伦的攻击在许多其他巴勒斯坦城市——象耶路撒冷、拉马拉、纳布卢斯——引发了暴乱。这个可悲的严重的爆炸性局势只是长期占领和否定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一个必然结果。

当巴勒斯坦人民知悉，最坏的情况还在后面的时候，他们的恐惧和忧虑就更加深了。他们知道有一个计划，要有系统地疏散住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这种疏散办法最后必然是把他们完全消灭，多少是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

这项计划是由内政部北部地区专员以色列·凯尼格所策划的，他提出了一份称为凯尼格计划的秘密文件，其中建议一些处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办法。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耶路撒冷邮报》对该计划有如下的评论：

“简要地说，凯尼格先生赞成极度减少阿拉伯人在以色列人口中的份量，以此作为维持该国基本上是犹太国家和帮助保障内部安全的唯一可靠办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了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减少对人多的阿拉伯家庭的补贴，鼓励阿拉伯青年出国求学并留在外国，限制犹太企业中阿拉伯雇员的人数。”

《耶路撒冷邮报》宣称，某些在加利利的工党官员曾帮助草拟该计划。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持的哪一种“工党主义”。

一九七六年六月，安理会开会审议造成“今天把我们聚集在一起”和“多年来，安理会总是不时的要审议的可悲争端”情势的原因和根源。安理会开会审议“题为‘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的问题’的项目”，那是根据大会第3376 (XXX)号决议执行部分第8段的规定递交安全理事会的。在相当多会员国参与

下，经过了冗长的讨论后，安理会都未能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其中执行部分规定如下：

1. 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S-12090号文件）；
2. 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根据联合国宪章有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包括重返的权利和在巴勒斯坦实现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权利（S-12119）

因为一个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蛮横地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不能采取行动。上一次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同样蛮横的否决阻碍了安理会的工作。

主席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再次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对于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正义的命运、联合国各项原则和《宪章》的命运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命运，表示了深切的关怀。

最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重申一九七六年五月五日它在安理会已经表示过的意见：

“除非考虑到局势中的下列基本条件，对我刚才提到的事件就无法得到适当的评价。首先，占领领土上问题的根源，在于占领本身。其次，使占领情况日渐严重化的，是占领政权的特性——是它的种族主义特性和扩张主义目标。第三，这种占领力图在占领领土上建立殖民点，驱逐已定居的本地人民——换言之，造成实体上和人口组成上的改变，跟着就是必然发生的政治——司法的改变，其目的在使这种占领能够继续和延长。第四，在占领领土中压迫居民的过程中，占领部队继续粗暴地侵犯了他们的基本人权。第五，占领领土上的人民并非这种占领和其措施的唯一受害者。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条约神圣不可违反的原则，也都受到占领当局这种占领政策和措施的损害。（S/PV. 1917，英文本第11页）

主席：我谢谢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对我国所说的重要和动人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约旦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努赛贝先生（约旦）：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恭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十一月份的主席，并祝你工作顺利。我同时要向我的同事伊克巴尔·阿洪德大使致敬，他在主持安全理事会十月份的会议时作出了良好的榜样。

安全理事会通常是在遇有战事、战争威胁或重大损害事件，如空中或陆地侵袭造成严重生命和财产损失等的情况下召开会议。作为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保卫者，安理会的关切程度与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或可能受到的危险成直接比例。

我们议程上的这个项目，即以色列对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采取的措施，虽然造成了一个危险的、一触即发的局势，只是不知不觉地符合了上述可畏可惊、戏剧性场面的条件。因为毕竟是司空见惯便不觉惊异，我以为有些人——我绝无意对任何人表示不敬——不愿讨论象整个希布伦市的60,000名居民未经法官颁发逮捕状而连续六十天受到监禁以及一个以色列人在附近的哈尔豪尔，坐在走动的车中用机关枪残忍地把七名巴勒斯坦人杀死等问题。对这种残暴行径，我们似乎无动于衷，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在西岸和加沙一带发生。我们之中，有些人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片段段的有关这类事件的影片，这全是少数胆大、勤奋、逃过无所不在的以色列新闻检查的记者的功劳。夺取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即希布伦市的易卜拉欣清真寺，逐渐有系统地把它绝大部分转变为犹太教堂，使回教徒只能在小小的角落里祷告以及践踏撕碎可兰经，这些似乎已不再是令人惊讶而可耻的破坏行为引起各地人士，不论其信仰、信念或哲学为何，都不约而同地加以普遍谴责。

最显着的是约旦主管宗教场所和慈善机关部在它声明中所强调的：侵入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共同承认的神圣场所的人的不尊敬态度。

这项声明，除其他事项外，提到这些人在侵入之后还做出了不道德行为。他们扰乱伊斯兰教徒的祷告，高声叫喊，向正在那里朝拜的人发出辱骂和挑衅的言词。象易卜拉欣清真寺这样一个古老神圣的寺院，谁都料想不到那些自称从它的永恒的崇高启示得到营养的人竟会如此地对待它。象一座博物馆一样，那里不是让人野餐或任意游览的地方。那里今天，就象几世纪以来，是给人朝拜和沉思的一个地

方，在任何情况下，就是在军事占领下，都不能使它的神圣特性受到损坏。

我刚才提出的责备不是没有保留的。也有许多虔诚的犹太教徒尊敬这个圣地。我们对以色列占领当局——这群人背后当然有当局的支持——的控告是：它们未免做得太过份了，甚至打破了长久以来存在的现状，即每种宗教在这个寺院内都有它合法的地位，就象在现状慎重保持或应当慎重保持了的其他圣地一样，这种现状是经过了几世纪的细心研究订立出来的。我确信，耶路撒冷和联合国的档案中，以及委任统治了巴勒斯坦三十多年的英国政府的档案中都提到过这种现状。

主管宗教场所和慈善机关部所说的不守秩序行为是指那些在大声叫喊的旅行社导游人领导下川流不息地前来的旅行团，每队约有50到70人，这些旅客完全忘记这不是一个不受尊敬的热闹游览地和满足好奇心的地方，而是供人虔诚祈祷和沉思的场所。

我略略地提到了希布伦市事件，不是要说教道德行为。我提到那里的事件是因为它们导致最近在占领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并象我来自埃及的同事所说的，造成了一个一触即发性的危险局势。

但是，另外还有更加重大的理由促使我要求安理会让我参加讨论，虽然我知道以色列采取的措施的问题将会在另一个时候在联合国内另一场所讨论。

这个最令我们大家关心的事，也是我国政府认为安全理事会——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首要保卫者——应立刻关注的主要事项就是以色列在占领领土内采取的措施阻挡，甚至破坏了中东取得公正和平的一切希望。以色列当局必然知道它目前这种政策所可能引起的后果。那么，我们就只可以说这是故意的、处心积虑采取的政策行动了。

我讲的不是占领区内居民骇人的苦难和牺牲，虽然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十分可怕而且已经忍受了将近十年之久。我讲的是不只一时的，悲惨的而是已经吞食而且仍在吞食阿拉伯占领区，尤其是西岸和加沙的那个兼并和殖民政政策。

以色列大使在大会即将结束一般性辩论时板着面孔抱怨说大多数阿拉伯发言人都没有提及安理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大家都知道他所提到的那些安理会决议并不是联合国多年来通过的唯一神圣决议，大家也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代表团都曾经以各种方式强调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必要性——尽管所有这一切，我现在要问以色列大使一个问题，那就是第242(1967)号决议，除了它的案文——我相信仍然好好地保存在联合国的档案里以外，还有什么剩下来呢？以色列不是已经把决议变为一纸空文，一个挤干了的柠檬完全没有意义，没有实质了吗？到底是谁在欺骗谁？有谁听到过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占领？我们都听到过长达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征服和殖民统治。以色列对它这十年的军事占领持何意见？这是占领呢，还是吞并？安理会或许应该问一问以色列到底它的真正用意是甚么？这样，有关各方就至少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境况，从而重新估价自己的政策。

以色列当局在这十年占领期间已在实地并且仍在有系统地对联合国各决议作它自己的解释。从它的这种每日不断的举动，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执行它自己的“最后解决办法”的唯一限制是时间上的限制和吸收能力的限制，以免引起消化不良或全然不顾被占领领土内外为了谨慎起见的一些考虑。

我国代表团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声明我们誓必致力于追求正义公平持久的和平。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才能找到有意义的和平。否则就是卑躬，假意屈膝于一种不能忍受因此也是等到时机良好便要推翻的局势。那是一切不公正的局势和凭借武力造成的既成事实的必然命运，中东一定也不例外。对此前景，我们希望以色列，尤其是安理会，不要感到自满。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世纪中，这种危险状况每年都在加剧。我们是否应当让这个已存在几十年的斗争继续恶化下去，变得更深固，以致演变为世代代的斗争？我们应不应当错过目前似乎存在而以后可能不复存在的谋求公正解决的宝贵机会？应不应当听任局势盲目无情走向不可避免的巨灾？对此的答案大部分要以安理会今天采取的行动来决定。

有些人——其中有许多是本意良好的——认为中东局势既已陷入明显僵局，不

妨推迟采取行动。对占领区内的巴勒斯坦人来说，中东局势根本没有停止不动。实际上每天都有行动，每天他们都亲眼看见有行动，他们也愈加认识到他们的时间已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们的人民不顾一切危险，甘冒重大牺牲，继续不停地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正如我们以前所说的，以色列实际上已吞并了西岸的中心地区。不顾国际社会表示的明确意愿和作出的决定，耶路撒冷仍是被阉割到了不再能够认识的地步，使少许阿拉伯人的住区，就象穷人住区一样，完全与它们以前的周围环境和西岸其他地区分隔开来。耶路撒冷的新建犹太殖民点东达伯利恒和贝特贾拉，北达拉马拉郊区，西到西部山脉，包括向来构成耶路撒冷内地的许多阿拉伯村庄；大约从一年前开始，东面又伸展到汗阿赫马尔，在那里正在积极动工建立一个相当大的工业城，离约旦河仅十哩，可能是为了要切断自西岸和以外的地方通达东岸的路，除非穿过大量以色列人的居住。

约旦河以西约旦河谷的肥沃土地大部分已从其合法所有人手中没收，变成了以色列定居者的殖民地。甚至一个慈善性质的农业计划项目——有好几年我是它的董事之一的那个有名的杰里科穆萨埃勒米计划项目——也大部分被夺去了。这个计划项目主要是为那些由于一九四八年和其后的战争变成了孤儿的儿童提供住所、职业训练和生计——安理会也知道那些孤儿的人数是怎样的多！

其余的偏僻地区，甚至荒山被放过了没有呢？仅仅两个月前，我想是国防部长到不是耶路撒冷的一部分便是邻接耶路撒冷的伊萨维亚村的伊斯兰教法官那里去，跟他说：“把你村庄——干杜努姆地给我们。”当地会议的议长告诉他说：“我们不给。我们不愿卖地也不愿把地让给你们”。于是国防部长就把一百万平方米的地都给没收了。

耶路撒冷、纳布卢斯，希布伦、杰里科、科夫尔—卡杜姆和无数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住区和土地都在被大量地没收掉。这又是跟以前一样。一九四八年，以色

列人因为实际上无法消灭或赶走住在拿撒勒的阿拉伯人，于是就建立了上拿撒勒。

一九六七年后，他们在希布伦的山上，就在俯瞰这个阿拉伯城的地方，建立了基里亚特—阿尔巴，就是上希布伦，以确保奥韦尔所著《一九八四年》一书内的大哥哥无时不在那儿监视他们，以便在心理上扼杀希布伦，把它变成为另一个穷人区。

以色列在西岸和加沙采取了所有这些和许多其他的行动，虽然西岸和加沙合起来只占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五分之一，而且是最贫瘠的一部分。我特意强调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同时丝毫没有忘记它在戈兰高地和西奈半岛的同样行径。我们已经听到了我们埃及同事讲述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作为，我相信叙利亚代表也将提到以色列过去和目前在戈兰高地的作为。

我强调这些事的原因是国际上传说有人主张——我不知道这有多么可信，但是我只是引证国际上盛传的意见——那就是至少必须满足巴勒斯坦人在西岸和加沙建立国家的合法愿望。假使，在这个时候，这些土地便被没收掉了，那么还剩下什么好在日内瓦会议或别的地方讨论呢？占巴勒斯坦五分之一的最贫瘠的——部分土地正在被不断地蚕食，侵削，怎么会够用来使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平解决呢？当然，是巴勒斯坦人自己应该决定如何解决的事。我只是引证国际上传说的办法。

几十年前，世界上许多方面关切主要问题之一是为在世界某些地方遭受迫害、恐怖大屠杀和排斥的犹太人找到一个避难所和家园。我很高兴这一切没有在阿拉伯国家内发生。我们今天所关切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使全人类的良心都感到沉重——是如何补救那些在解决以上的第一个问题时被赶离家园，流离失所，遭受迫害和排斥的巴勒斯坦人。

目前，世上有三百多万巴勒斯坦人，他们有史以来的唯一住所就是巴勒斯坦。事实上，凡是阅读旧约圣经的人都会同意，假使说他们的祖先不就是书中提到的迦南人、建立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住在巴勒斯坦沿海地带的腓力斯人、拿巴提人

和议批其他属闪米特族的阿拉伯人的祖先，犹太人的历史就很难理解了，更不用提自七世纪以来到今天，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绵延不断已经存在了1,400年。在历史上任何一段期间，甚至在以色列称霸于巴勒斯坦某些地方的那个短暂期间，都没有过一个单独的或别无他族并存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始终是存在的，他们的存在，起了重要的作用。假使今天的以色列人真象他们所讲的那样受到过去历史的鼓舞，那他们不是歪曲了过去的历史，企图变成比国王还要热狂的保皇党吗？今天，巴勒斯坦人大致分两类：一半具有流离失所的难民身份；另一半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之下已将十年，受尽了无可避免地与占领同来的迫害、摧残和绝望的痛苦。正如我早先提到过的，我曾同他们之中许多人谈过话，见过面，他们都实实在在觉得时日已不会很多了。

我们可以丝毫也不算夸张地说，三百万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后代正面临以下这些令人苦恼而却十分真实的问题：“我们有什么前途？我们的家园在那里？我们可以在那里住下来发展我们的事业呢？”每年有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离开被占领的西岸和加沙到别处去受高等教育。但是，他们在学业完成之后，却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因为他们无法在占领政权的统治下找到可以发展的事业。

同时，那些年纪大的老年人留在占领领土内，跟自己的儿女子孙分隔开来，只有在军事总督高兴的时候才准与他们难得一会。这种情况是任何人都忍受不了的，也是心存公道的世人所不能接受的。

约旦认为，要使这个问题取得公正解决，就需有两个必要的先决条件：一、以色列立即自一九六七年占领的领土撤出；二、从此认真开始有关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民族权利和满足他们的意愿的对话，但有一项了解，即约旦，跟所有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联合国一样，承认巴解组织在履行这项最终的同时我也可以说是最重大的工作的有关国际义务上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

约旦对于寻求中东和巴勒斯坦人命运这两个孪生问题的解决既是如此密切深刻的关注，不能解脱，所以约旦誓必全力帮助推动这一重大而迫切的工作，使这个问

题犹得公平解决，从而消除这个可能一触就要爆炸的危险局势。

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辩论会结束后的四十八小时内，马上又要在这里召开另一个更重要的会议。但是我希望在座的一些同事记得我所讲的一些话，这些话现在听起来虽然没有什么重要，以后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我所提到的广泛范围内，以色列目前在占领领土内采取的措施密切牵涉到国际和平与安全。

主席：谢谢约旦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请他在理事会议席就座发言。

阿拉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每当我们在第三世界的一个自由主权国家的代表领导下讨论一个正在斗争中的民族的事业时，我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希望和期待的心情，因为在我的脑中，有一幅景象已经很清晰：不论是多么遥远，有一天，这个英勇的民族也将得到胜利，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轮到它的代表来领导我们讨论救助另一个被征服被压迫的国家的事。

主席先生，这是我今天的感想。今天当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时刻，被占领领土上被俘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再度成为安理会注意的问题。我相信，由于你来自一个正为重新取得国家领土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控制权而英勇斗争的国家，你比任何人更能了解巴勒斯坦人民为从外国占领之下解放他们的领土，恢复他们的自由、独立与国格的权力与正义性。

各民族争取解放，正义和国家领土主权的斗争是不可分的；无论对象是掠夺者，外国侵略者或外国种族主义压迫者，奋斗的目标都是同样的。

我们支持巴拿马人民恢复对于运河区的充分有效主权和我们支持巴勒斯坦，纳米比亚，津巴布韦或阿扎尼亚为驱逐他们的种族主义压迫者，恢复他们对于被掠夺领土的主权的正义斗争是不可分的。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最近几乎一直不断地密切注意巴勒斯坦和南部非洲的恶化局势。有些理事国却没有觉察到危险的程度或了解到这些受折磨地区不断发出的

遭难信号，不仅一再没有负起它们应负的保卫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而且更可悲而伪善的是，它们还恬不知耻地公开地对于巴勒斯坦和南部非洲地区的被压迫的、受难的人民屡向安理会发出的这些呼吁，表示厌烦和漠不关心。

如果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特别是占有常任席位的那些理事国——甚至对于召开安理会来审议一个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紧张局势都感到厌烦——更别谈让安理会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或处理局势了，那么要一个安全理事会有什么用呢？即使没有目前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发生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危险事件和发展，难道单是它们继续在国外占领之下已经到了第十年这个事实不该引起所谓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保卫者的任何关心与焦虑吗？不到三个月之前，构成联合国将近三分之二会员国的不结盟国家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中，曾经警告：

“中东局势继续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以色列在其一九六七年侵略之后已将近九年，仍继续占据着阿拉伯领土和侵犯巴勒斯坦人民不容剥夺的民族权利，以色列侵略者坚持其扩张、吞并、大规模驱逐和镇压阿拉伯人民的政策，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决议，人道主义原则和国际法原则，特别是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而且，以色列还继续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建立殖民点，并采取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政治、人口和文化特征以及宗教性质的措施”。（A/31/197，第26-27页）

最近，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的措施，特别委员会在其向大会提出的第八次报告的结论中陈述如下：

“军事占领已有十年。顾到这项事实，特别委员会除了在〔上面诸段〕提出分析以外，还审查了真正原因。除了继续占领及其不可避免后果以外，这些真正原因也引起占领领土局势恶化。这些原因是：

- (a) 以色列政府的兼并和移殖政策；
- (b) 对待被扣押的平民的做法；
- (c) 平民抵抗执行这种政策所采取的措施。”（A/31/218，第325段）

特别委员会详细分析了根据前述以色列政策和措施的各方面而提供给它的资料后，在其报告第358段中说：

“特别委员会从它第一次报告以来就促请大会担负起它的责任，终止占领的局面。特别委员会一贯认为这是占领领土居民的人权获得最佳保证的唯一途径。”（同上，第358段）

几天前，我们的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在他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报告中提出以下意见：

“如果在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第338（1973）号决议方面继续没有进展，那么虽有维持和平和其他安排，中东局势不可避免地将继续是不稳定的。”

（S-12212，第15页）

参加两星期前结束的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大多数会员国曾指出目前中东和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局势的危险。它们几乎一致呼吁重新努力以达成一个周全的解决办法，保证以色列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以便在该地区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

人人都知道目前中东局势会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偏偏《联合国宪章》指定来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这个机构却不然，这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联合国各会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主要责任，授予安全理事会”。

对于任何威胁和平或破坏和平或构成侵略行为的局势——中东局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安全理事会有义务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在断定这样一个局势的存在之后，作出建议，或决定应该根据第四十一条和四十二条，采取什么措施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根据第四十一条，安全理事会可以决定要采取除了使用武力以外的什么措施来实施——我强调这一点——它的决定。如果这类措施证明为不足，安理会可根据

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而采取军事执行行动。且不提联合国大会在过去三十年中所作的数十决定与决议，在过去九年中，特别是过去三年中，安全理事会建议或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实施它自己关于中东问题的决定呢？

在被占领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事，甚至不能再以“逐步的兼并”这种坏名词来形容。现在，更逼真的形容应该是“彻底而迅速的兼并”。犹太复国主义集团再也不能隐藏其扩张计划。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被占领领土各地疯狂掠夺阿拉伯人的土地，成立犹太殖民点，夷平阿拉伯人的房舍。调查以色列措施特别委员会在前述的报告中描述实况如下：

“…影响占领领土上人民人权的主要问题，都起源于以色列政府为走兼并这些领土的路线所实行的政策。可以看出，这条路是由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措施或实例而造成的。直接措施中最严重的是，按照前经核准的政府计划来建立以色列人的殖民点，并把以色列公民迁移到这些殖民点。特别委员会获得的资料表示，在占领领土上至今已建立了61个殖民点。第二项直接措施是，以色列政府继续拒不承认因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行动及在其间逃离占领领土的人有回来的权利。间接措施的例有：占领国为镇压一切反对占领的示威或抗议而采取的过份严厉的措施包括报复，例如摧毁房屋、禁止农产品外销等。特别委员会在每项报告中，对这些措施的存在和它们构成以色列政府在占领领土上所遵循的政策和实例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都作出前后一致的大量说明。以色列政府仍然遵循着这些政策，特别是违反第四次日内瓦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的兼并和移殖政策。”（A/31/218，第321段）

可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却发觉自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为了执行他们预先设想的兼并所有或大部分被占领领土的计划，他们必须解决由下述事实而产生的问题，即尽管有无数的犹太殖民点仓促插在其间，阿拉伯人仍然密集地居住在这些领土上。

他们不要一个因为内有两百万阿拉伯人而使得“犹太人”的特性受到侵蚀或“损坏”的“国家”。那么犹太复国主义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很简

单：从驱逐，骚扰和迫害为手段，把尽可能多的阿拉伯人赶走。调查以色列措施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中满载有关以色列政府对待阿拉伯居民的不人道而野蛮的行为的实例。这份报告以及世界的报刊和许多来自被占领领土的报告，包括以色列报刊所刊载的新闻与报告，都满载着以色列预先设想的掠夺和兼并阿拉伯领土计划的实例。

以色列正在奉行一个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其目的很明显地是恐吓住在新近和从前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居民。

前面三位发言人提到过的一份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以色列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每日卫报》上的极机密文件，透露了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真正丑恶和种族主义实质。在那份称为“凯尼格计划”的秘密文件中，以色列内政部北区专员以色列·凯尼格向以色列总理提出了许多“处理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建议，理由之一是因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是百分之五点九，而犹太人人口增长率是百分之一一点五，所以有危险，并且以色列的经济特别是在北区要依靠阿拉伯劳工，阿拉伯工作人员。

凯尼格对于阿拉伯人口增长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扩张和巩固邻近阿拉伯居民地区的犹太殖民点，并且审查”——我要强调这一点——“冲淡现存的阿拉伯人口集中状况的可能性”。他的建议也包括使“到外国求学变得较容易而回来求职较困难的办法”，以鼓励阿拉伯学生向外移民。据他说，这个政策势将鼓励他们移民外国。

凯尼格也建议对于对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表示歧视的领导人和殖民点采取一种“赏罚”政策。他的建议包括任命一个特别小组来“审查左倾和民族主义领导人以及其他反对人士的私人生活习惯，并向选民提供这种情报”。

在经济方面，凯尼格计划要求增加阿拉伯居民的税，减少阿拉伯人雇用人员，以经济情况为由，取消给予阿拉伯居民的所谓大家庭补助金的款项或将付款权转交

给犹太人机构或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使得补助金只付给犹太人”，并尽力使中央机构更加注意“对犹太组织或个人，而不是对阿拉伯人予以优待”。

在教育方面，凯尼格建议提高大学阿拉伯学生的入学标准并鼓励这些学生选择技术职业和物理自然科学，因为“这些学科容许较少的时间搞民族主义而退学率较高”。

凯尼格先生建议以色列政府加强对付阿拉伯居民的安全措施，并说“我们必须记得并记取有少数民族人口的其他国家的经验：夸大而不能控制的自由主义并不能达成想要达到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这个定律特别可以应用到以色列的阿拉伯少数民族身上。”除其他事项外，他建议在阿拉伯街道上增加各种警察和安全部队，以阻挡极端主义者的集团以及那些“坐在栅栏上观望而会卷入示威暴动”的人。

自然，以色列政府已试图将凯尼格报告的危险含义压到最低，但它却无法否认这份报告的存在。根据犹太电讯社的消息，以色列总理拉宾先生促请以色列的阿拉伯领导人“忘却引起争论的凯尼格报告，开始进行发展和改善他们的城市的工作。”

除了在我和我的同事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关于凯尼格报告的惊人事实以外，在这份报告中还有甚至更可惊的东西：就是这份报告提到居住在目前称价以色列的地区的阿拉伯人的口吻。在这份报告中，他们以一种侮辱性的口吻，用一种种族主义的表达方式，形容那些阿拉伯居民是一个有“地中海东部阿拉伯人的性格，其幻想倾向于超过理性”的民族。在该报告的另一部分中，又以这种种族主义的词句来提及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其余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阿拉伯人所受的待遇自然要比他们住在现在称为以色列的地区的同胞所受的待遇差得多。在最近期间，我们已经再三呼吁安全理事会审议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非人道措施。由于安全理事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和一些其他国家对于以色列不断侵害占领区内阿拉伯居民的人权与民族权利的行为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和阴谋的缄默政策，使得今年三月和五月间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没有结果。

在最近几个星期间，西岸许多地方的阿拉伯居民又遭受以色列新的压迫措施。以色列当局和狂热的犹太极端分子串连勾结，闭起眼睛装作没有看见那些狂热团体对回教寺院，宗教文物和神圣经典的一再挑衅侵犯的行为。在易卜拉欣清真寺内亵渎回教最神圣的经典，可兰经的行为，引起了插在阿拉伯城希布伦附近的殖民点基里亚特·阿尔巴的犹太人和阿拉伯居民之间的一连串冲突事件。

以色列政府照例说，那些事件是不负责任分子干的，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保护阿拉伯和伊斯兰教寺院，使其免受象埃穆宁派那样的狂热犹太团体的侵犯。

发生在占领区的悲剧不仅是这些再三出现的侵犯阿拉伯居民权利的事件而已。这类事件是犹太复国主义对阿拉伯领土的殖民化与掠夺政策的自然结果。在这个非殖民化是人类将要达到的理想的时代里，以色列变成了当代最新的殖民国家。以色列杂志新展望在其一九七六年九月一十月份那一期中以下列文字描述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的状况：

“继续占领一九六七年征服的领土使以色列变成了一个殖民统治者，不为二十世纪所容忍，也从内部腐蚀了以色列社会。要矫正这个发展和达成任何一种可能的和平，就必须撤出占领区愈快愈好。”

该杂志的文章继续说：

“目前的局势是以色列国内犹太人民自我毁灭的局势，也是将其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建立在永恒恐怖的基础上的局势。除了从一百二十五万阿拉伯人居住的领土上撤出以外，别无他途。”

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以色列必须停止占领阿拉伯领土。军事占领，不论如何短暂，都是侵略的行为。阿拉伯领土被占领已经是第十年了。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高机构，即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面对着这继续不停的侵略行为和三百万人无尽期的受难，究竟还要保持缄默多久呢？

我们再度呼吁安全理事会负起《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责任，如果它不能负起这个责任，则唯一的结果将是使这个机构丧失信誉，并鼓励侵略者坚持它三十年来在该地区所犯的罪行。

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作的不仅是谴责以色列的扩张、兼并和压迫政策。我们要求安理会作的也不是要在一大堆未执行的决议上面再增加一个而且又是徒具空文而是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所赋予的特权与职责采取行动，以消除一个不仅危害该地区和平与安全，而且也危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我们衷必希望安全理事会这次将能应付这个挑战。

主席：谢谢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对我国说的友好话。

在与安理会理事国协商之后，大家同意下次会议将在十一月四日星期四下午三时举行。

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散会。